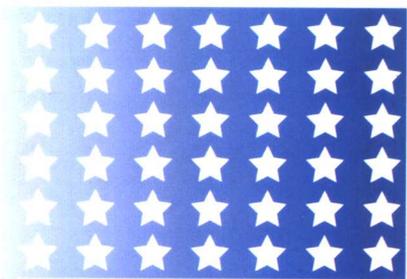


南部奴隶主与

美国内战



NANBU NULIZHU
YU
MEIGUO NEIZHAN

王金虎 著



人民出版社

南部奴隶主与 美国内战

NANBU NULIZHU YU
MEIGUO NEIZHAN

王金虎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乔还田

装帧设计:徐 晖

版式设计:卢永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部奴隶主与美国内战/王金虎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0

ISBN 7-01-005439-8

I. 南… II. 王… III. 美国南北战争-研究

IV. K712.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4774 号

南部奴隶主与美国内战

NANBU NULIZHU YU MEIGUO NEIZHAN

王金虎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3.125

字数:313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7-01-005439-8 定价:3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奴隶主与南部蓄奴州脱离联邦	(15)
一、内战前奴隶主集团在南部社会的位置	(15)
二、内战前南部奴隶主群体的社会生存状况	(32)
三、奴隶主与南部脱离联邦的选择	(65)
第二章 南部邦联政府的战争资源筹措	(104)
一、南部邦联的战争资源状况	(104)
二、南部邦联的战争人力动员	(118)
三、南部邦联的财政资金筹集	(148)
四、南部邦联的战争物资筹集	(164)
五、南部邦联领导人的战争宣传	(176)
第三章 南部奴隶制的瓦解	(206)
一、战争对南部奴隶制的冲击	(207)
二、奴隶主对外来冲击的应对	(243)
三、奴隶制的终结	(263)

第四章 奴隶主家庭生存状况的恶化	(288)
一、奴隶主家庭的生存处境	(288)
二、奴隶主家庭的生存策略	(311)
三、奴隶主战争意志的丧失	(327)
结语	(357)
美国内战大事年表	(379)
参考书目	(389)
一、英文基本文献	(389)
二、英文论著和论文	(403)
三、中文文献、论著和论文	(411)
后记	(412)

表 格 目 录

表 1.1 1860 年南部的奴隶和奴隶主人数及比例	(17)
表 1.2 1850 年奴隶主的职业分布	(22)
表 1.3 不同蓄奴规模奴隶主占奴隶主总数的比例	(23)
表 1.4 被调查人父亲的社会地位和父亲的政治职位	(27)
表 1.5 被调查人父亲的社会地位及其子弟的受教育程度	(30)
表 1.6 美国棉花供应和原棉价格	(39)
表 1.7 南部棉花的外销地和数量	(40)

表 1.8	烟草产量(百万磅)	(41)
表 1.9	1790—1860 年美国南部人口增长率(%)	(43)
表 1.10	内战前美国的奴隶价格	(45)
表 1.11	内战前南部区域间奴隶流动估计数	(46)
表 1.12	1852—1860 年总统选举结果	(62)
表 1.13	弗吉尼亚和田纳西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的立场与 蓄奴关系	(79)
表 1.14	南部邦联国会议员先前的政治经历	(80)
表 1.15	南部邦联国会议员在 1860 年的职业	(81)
表 2.1	1860 年自由州和蓄奴州的人力资源(人)	(106)
表 2.2	1860 年美国各类财富的估计数	(111)
表 2.3	1850—1860 年美国各地区的制造业状况	(113)
表 2.4	从南部邦联港口出发的穿越封锁船只数、次数、 被捕获船只数及比例	(114)
表 2.5	南部邦联和联邦军队在岗军人人数	(137)
表 2.6	南部邦联的国库券发行数额	(156)
表 2.7	南部邦联东部地区的物价指数(1861 年前 4 个 月为 100)	(163)
表 3.1	来自蓄奴州的黑人联邦军人人数	(238)
表 3.2	南部邦联的奴隶价格	(279)
表 4.1	1859—1865 年佐治亚州财政收入状况(财政 年度以 10 月 15 日为终止日)	(309)

导 言

1773年,北美殖民地反对英国的运动正在进展当中,面对殖民地白人抗议英国“侵夺”他们的自由,宾夕法尼亚的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提醒他的白人同胞,白人对黑人的奴役也是一种犯罪。他警告说:“请记住:一个民族进行犯罪,就需要对这个民族进行惩罚。虽然我们不知道奴隶制这种罪恶将要受到什么惩罚,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只要上帝继续保持公正和仁慈,实行奴隶制的民族就难以逃脱惩罚。”^①他的预言不幸得到了应验。在摆脱英国的统治后,美国人并没有完全放弃奴隶制,美国宪法承认奴隶制的合法性。虽然北部诸州逐渐废除了奴隶制,但南部蓄奴州继续坚持实行并扩张奴隶制。奴隶制问题一再使得联邦陷入危机,并最终导致了1861—1865年的内战。在建国80年后,美国人终于因为实行奴隶制而受到了惩罚。

美国内战是迄今为止美国历史上唯一的内战,这场战争的结果

^① 本杰明·拉什:《论奴隶制》(Benjamin Rush, “Address on Slavery, 1773”),载罗杰·布伦斯编:《难道我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兄弟?—美国革命时期的反奴隶制运动(1688—1788)》(Roger Bruns, ed., *Am I Not A Man and A Brother: The Antislavery Crusade of Revolutionary America: 1688—1788*),纽约1977年版,第231页。

维护了联邦国家的统一,废除了南部的奴隶制度,因而对美国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但是,这场战争本身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物质破坏。这次内战造成的人口伤亡,超过了越南战争之前美国历次对外战争伤亡人数之和。从战争伤亡人口占当时总人口比例来看,内战的人口伤亡比例也是最高。内战期间,联邦和南部邦联军死亡人数达到 618,222 人,即每 10,000 人口中有 182 人死亡。而在美国独立战争中,10,000 人口中有 118 人死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每 10,000 人中有 30 人死亡;引起美国社会激烈动荡的越南战争,只是每 10,000 人口中有 3 人死亡。^① 与战争相关的平民死亡人数则无法统计。由于战争主要是在南部地区进行的,所以南部社会除了遭受巨大的人口伤亡外,还遭受了严重的物质设施破坏和财产损失。据美国学者估计:“政府的直接开支,在北方为 23 亿美元,在南方为 10 亿美元。物质财产的毁坏绝大部分限于南部地区,据估计为 15 亿美元。”^② 从为这场战争付出如此高昂代价的角度来看,美国内战实在是美利坚人民经历的一场惨痛国家悲剧。

内战是美国社会内部围绕联邦国家统一同时也是围绕奴隶制命运而进行的武装较量。在这场决定生死的斗争中,尽管参与斗争的主角并非一个,相互矛盾和互动关系错综复杂,但南部社会的运动方向主要是由奴隶主集团所主导。对于南部奴隶主来说,内战的结局无异于一种残酷的历史嘲弄。内战之前奴隶主是南部社会的统治

① 马里斯·A·维诺夫斯基:《社会史学者撇开了内战吗?从人口学角度进行的一些初步推测》(Maris A. Vinovski, "Have Social Historians Lost the Civil War? Some Preliminary Demographic Speculations"),载《美国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第 76 卷第 1 期(1989 年 6 月),第 36、37 页。

② 乔纳森·休斯:《美国经济史》(Jonathan Hughes,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第 2 版,伊利诺伊州格伦维尤 1987 年版,第 237 页。

者,内战正是由于南部蓄奴州在奴隶主集团的主导下进行脱离联邦引发的,南部的战争行动也是在奴隶主集团的领导和广泛参与下进行的。然而战争不仅给奴隶主造成了惨重的损失,而且毁灭了奴隶制。奴隶主的存在是以奴隶制的存在为基础的,奴隶制遭到毁灭,奴隶主也就不复存在。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南部奴隶主选择了脱离联邦,就走上了毁灭之路。

那么,南部奴隶主为什么在1860—1861年要选择脱离联邦?在内战期间,南部邦联是如何筹措战争资源的?奴隶制是怎样遭到毁灭的?南部奴隶主处于什么样的生存状态?这项研究旨在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揭示南部奴隶主集团在美国内战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说明他们在战争中遭到失败的原因,展示南部奴隶制崩溃和奴隶主遭受战争磨难的历程。

内战前美国南部的奴隶主是一个人口规模很大的特殊社会群体。这个群体由社会经济阶梯上的中上层阶层所组成,共同的奴隶主身份使他们具有了共同的经济利益,接受了共同的社会伦理和政治文化。同时,由于他们支配着南部社会绝大部分经济财富和政治权力,从而控制着南部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因此他们成为南部社会的实际统治者。在实际社会生活中,他们不仅是黑人奴隶的主人,而且也是白人非奴隶主大众的领导者。南部社会的发展趋向取决于他们的利益、权势的发展趋势,取决于他们的思想、愿望和行动。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群体,奴隶主的利益和命运与奴隶制的命运息息相关。没有奴隶制的存在,就没有奴隶主的合法存在;奴隶制得不到安全保障,就等于奴隶主的核心利益失去了安全保障;奴隶制不能进行地理扩张,就意味着奴隶主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势的扩张遭到了遏制。奴隶主在奴隶制中的利益是多面一体,不能分割。正因为如此,保护奴隶制的安全,保证奴隶制的扩张,才成为南部奴隶主群体的一

贯要求。然而,内战之前美国社会的发展和变革释放出的社会思想和政治力量,对奴隶制构成了威胁性越来越大的挑战;共和党的崛起和林肯当选总统,预示了奴隶制将遭灭亡的命运。作为奴隶制的直接受益者,奴隶主不愿接受奴隶制灭亡的命运。为了捍卫他们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势,奴隶主控制的南部地区在1860—1861年采取了脱离联邦行动,另建了一个“独立的”奴隶制国家“美利坚联众国”。南部分裂联邦国家的行径为北部社会所不容,对立双方兵戎相见,进行了长达4年的内战。

走上战争之路后,动员南部社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进行战争,就成为南部邦联统治者的首要工作。然而南部的战争资源与北部对比处于明显的劣势:南部的制造业和铁路运输能力远远落后于北方;南部邦联的白人青壮年人口远远少于北方,又存在着奴隶在南部内部进行反抗的危险,还存在非奴隶主白人与奴隶主的潜在矛盾;南部邦联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正式承认,得不到外国政府正式提供的大规模公开援助。这样,南部奴隶主不得不在内外交困的处境中进行战争动员。在军事人力动员方面,南部邦联从招募志愿兵政策走到了强制征兵政策,最后还不得不做出了武装黑人奴隶来为南部邦联独立而战的抉择;在资金筹措方面,南部邦联政府的征税措施收效甚微,无奈之下走上了大规模举债的道路,通过发行国库券和政府公债获取财政收入,结果却导致通货膨胀失控,市场经济秩序崩溃;在军需物资动员方面,南部邦联的军工生产取得了出色的成就,基本保障了部队的武器和弹药供应;但是军队生活物资需求则得不到满足。在人员急剧减少、物资供应不济的情况下,南部邦联的军队最终失去了战斗力,选择了投降。

战前南部奴隶主最害怕奴隶制遭到毁灭,战争的进行恰恰让他们噩梦成真。战争过程中,联邦政府从奴隶制的保护者转变成破坏

者和消灭者；南部邦联政府虽然在主观上要维护奴隶制，但是进行的战争动员客观上削弱了奴隶主对奴隶的控制，破坏了南部邦联内部的奴隶制；相当多人数的黑人奴隶也进行了各种形式的争取自由努力。在这三种斗争力量的交叉打击下，南部的黑人奴隶得到了解放，奴隶制遭到了毁灭。

战争期间，南部奴隶主的生活除了遭受奴隶争取自由活动的冲击外，实际上还处于南部邦联和联邦战争行动的夹击之中。南部奴隶主是南部邦联进行战争的核心力量。南部邦联的战争，需要奴隶主做出人力、物力和财力的贡献，然而这种贡献恰恰是对奴隶主个人利益的损伤，这样即使处在南部邦联后方的奴隶主也处于一种家国不能兼顾的境地。在遭到联邦军队进攻和占领的地区，联邦政府对叛乱奴隶主采取了以没收其财产解放其奴隶的惩罚政策，战争中后期联邦军人对奴隶主家园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劫掠和破坏，奴隶主平民的人身、财产和家园失去了安全保障，生产遭到了破坏。为了躲避战火和敌人，相当多的奴隶主逃离家园，过上了逃难生活。亲人和乡邻在战争中伤亡，生活物资短缺，在联邦军队占领下苟且偷生，逃难生活的颠沛流离，南部邦联军队在战场上走向失败，奴隶反抗，种种不幸纷至沓来，使得奴隶主陷入灾难的深渊。生存的磨难最终消磨掉了战争初期南部奴隶主所有的那种誓死捍卫奴隶制的意志。奴隶主接受了战败的结局，内战也就走到了终点。

对于南部奴隶主来说，内战历程是一个进行顽强奋斗、历经生存磨难而最终事业失败的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愿望与现实的矛盾使奴隶主处在困境之中，他们的重大决策通常是在困境中进行的抉择。当奴隶主集团发现自己的权势和利益在联邦内受到威胁时，他们做出了脱离联邦的非常抉择。然而脱离联邦这一选择不仅没有使他们摆脱内外威胁，反而把这种威胁激化成对自己的现实打击。

脱离联邦行动迫使联邦国家从奴隶制的保护者转变成奴隶制的消灭者,这样,奴隶主维护奴隶制永久存在的愿望,只能通过南部邦联的独立成功才能实现。然而南部战争资源基础薄弱,社会内部又存在着奴隶与奴隶主的对立和奴隶主与非奴隶主白人大众的矛盾,这些因素制约和困扰着南部邦联政府对战争资源的筹集。结果,南部邦联政府没有建立起足以保护南部的战争力量。在力量更为强大的联邦军队打击下,南部邦联遭到消灭。绝大多数奴隶主无奈地接受了战败的结局,于是内战以南部奴隶主的失败而告终。

这项研究的第一章论述奴隶主与南部脱离联邦的关系,重点探讨两个问题:南部奴隶主为什么要脱离联邦?他们为什么能够主导南部蓄奴州做出脱离联邦抉择?第二章论述南部邦联政府筹措战争资源情况,以分析南部邦联走向失败的内部原因。第三章探讨奴隶制瓦解的过程,意在探明奴隶制瓦解的途径和原因。第四章审视战争时期奴隶主的生存状态,以阐明奴隶主从战争狂热走向战争意志丧失的原因。南部奴隶主丧失了继续战斗的意志,内战也就停止了。对于战后前奴隶主对内战和奴隶制的认识和诠释,将在结语中简要论述。

二

在美国,内战不仅是一个专业学者研究的重要对象,而且也是普通民众长期怀有强烈兴趣的领域。美国学者金斯滕·伍德在2002年发现,在过去的6年中,有2700多部关于内战的学术著作和通俗作品问世。^①但是,美国内战史研究中的一个明显现象,是长期忽视

^① 金斯滕·E·伍德:《战争后方的黑人和白人》(Kirsten E. Wood, "The Homefront in Black and White"),《美国历史书评》(*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第30卷第1期(2002年3月),第39页。

了对内战时期的社会——包括南部奴隶主的内战经历进行研究。美国学者马里斯·维诺夫斯基在1989年撰文指出：“如果说研究内战的学者一直没有注意内战时期普通士兵和平民的生活，研究19世纪的社会史学家看来则是一直完全忽视了内战。在涵盖1850年到1880年这些年代的大量社区研究中，几乎没有一项研究讨论过，或甚至提到过内战。”^①另一位学者詹姆斯·奥克斯在1982年就写道：近些年来，研究非裔美国人生活和文化的成果纷纷问世，其中杰作频频出现，奴隶制的历史已经得到了清晰地阐述。但是对奴隶主的研究却很不充分，“现在我们对普通奴隶主的了解程度远不及对普通奴隶日常生活的了解程度，更不要说了解那些非奴隶主白人了。”^②奥克斯注意到了美国学术界对奴隶主研究的不足，但他在这本著作中对奴隶主研究的时间下限是1860年，没有涉及内战时期奴隶主的生活经历。就本人所了解，当代美国学术成果中以内战时期奴隶主为研究对象的专题研究成果寥若晨星，屈指可数。1977年出版的詹姆斯·L·罗克(James L. Roark)的专著《没有奴隶的主人：内战和重建时期的南部种植园主》(James Roark, *Master Without Slaves: Southern Planters in the Civil War and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1977)，撷取大奴隶主即种植园主作为研究对象，这部书也是迄今为止美国惟一一部研究种植园主内战经历的学术专著。1996年出版的德鲁·吉尔平·福斯特的著作《发明之母：美国内战期间蓄奴南部的的女性》(Drew Gilpin Faust, *Mother of Invention:*

① 维诺夫斯基：《社会史学者撇开了内战吗？》，《美国历史杂志》第76卷第1期，第34—35页。

② 詹姆斯·奥克斯：《统治的种族：美国奴隶主史》(James Oakes, *The Ruling Race: A History of American Slaveholders*)，纽约1982年版，第11页。

Women of the Slaveholding South in the American Civil War.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6), 探讨了内战期间南部上层白人奴隶主家庭女主人的生活。2000年出版的劳拉·F·爱德华兹的《斯佳丽已不住在这里了:内战时期的南部妇女》(Laura F. Edwards, *Scarlett Doesn't Live Here Anymore: Southern Women in the Civil War Era*.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0), 研究对象是内战和重建时期南部社会的妇女,其中包括种植园主妇女。必须指出,这三部涉及奴隶主的专题研究,都只是选取了奴隶主群体中的一个部分作为研究对象,并不是对整个奴隶主群体进行研究。

中国史学界对美国内战史关注的程度和取得的成绩长期以来明显不足,关于美国南部奴隶主内战历程的研究尚处于生荒地状态。刘祚昌教授于1978年出版了《美国内战史》,但此后再无新的美国内战史专著问世。丁则民教授主编的美国断代史《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叙述内容包括内战时期,但在全书正文的402页中仅占36页。这两部著作都是对美国内战的总体描述,而未论及美国南部奴隶主在内战期间的经历。学术期刊发表的内战史专题文章也寥寥无几,迄今没有见到有一篇专论内战时期南部奴隶主的文章。从国内外的研究状况来看,研究美国南部奴隶主在内战期间的经历,具有显而易见的学术价值。

三

埃里克·方纳在其所著的《美国自由的故事》一书的“致谢”中写道:“一切史学研究,无论多么具有原创性,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说是史学家之间合作努力的结果”。^①确实,任何个人的史学研究都

^① [美]埃里克·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王希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63页。

是在前人和他人研究所积累的学术成果基础上进行的。就本文而言,除了受惠于美国学者和学术机构编辑出版的相关原始史料外,不少美国学者的论著也提供了有益的信息和启示。

在《没有奴隶的主人》一书中,詹姆斯·L·罗克分析了种植园主内战前后时期的处境和反应。他认为:对于一些种植园主来说,脱离联邦变成了为了保护奴隶主财产而进行的斗争。但是战争不可避免地威胁了整个奴隶制度的稳定,这样,他们面对的关键问题就变成了奴隶制是留在联邦之内还是在联邦之外更安全。然而种植园主还为在世界上越来越孤立的蓄奴社会的前途担忧,害怕南部社会内部阶级冲突的加剧。一些相信“棉花就是王”的种植园主,对他们能够取得脱离联邦的胜利充满信心。在战争爆发后,尽管有的种植园主坚持种植棉花,但是忠诚的种植园主从种植这种商品作物转到了种植粮食作物。不少种植园没有了监工,青壮年男人绝大多数参军而去,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妇女只好接手了管理种植园的事务。但是,她们控制奴隶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失败的,南部邦联对奴隶的征用、奴隶的逃亡和联邦军队的干涉使得种植园主失去了奴隶。伤心加上失望,使得种植园主对奴隶,尤其是对那些逃离家园的奴隶,既有可怜之情又有愤怒之心。在罗克看来,种植园生活的真正危机是随着奴隶制的瓦解和最终毁灭而发生的。尽管对战争已经厌倦,对奴隶已普遍失去控制,亲奴隶制的意识形态却存活下来。即使在战败之后,种植园主仍认为,如果不加以强制,黑人劳工就没有任何价值。^①

① 乔治·C·拉布:《内战:军事和政治方面以及社会、宗教、社会性别和奴隶方面透视》(George C. Rable, "The Civil War: Military and Political Aspects along with Social, Religious, Gender, and Slave Perspectives"),载约翰·B·博尔斯编:《美国南部研究手册》(John B. Boles, ed., *A Companion to the American South*),马萨诸塞州莫尔登2002年版,第261—262页。

德鲁·吉尔平·福斯特的著作《发明之母：美国内战期间蓄奴南部的妇女》，探讨的是内战期间南部奴隶主家庭女主人的反应。福斯特认为，战争引起的社会混乱，迫使妇女们在许多方面成为“发明之母”。妇女们在重建家园和应对战争环境对生活的挑战方面是善于发明的。妇女生活中最重要的变化，是承担起了管理奴隶的任务。内战以前的南部社会是男权社会，妇女在社会生活中居于从属地位，奴隶是由男主人来管理的。战争爆发后，男主人参军离开了家园，管理奴隶的任务就推给了女主人。当管理奴隶的责任完全落到了女主人头上时，那种认为女性的天性是“顺从的”（*submissive*）、“被动的”（*passive*）和“从属的”（*subordinate*）观念就受到了挑战。不过，女主人管理奴隶的实践基本上是不成功的，无力控制奴隶这一状况，最终“极大地破坏了妇女对奴隶制和邦联事业的积极支持”。此外，在战争的蹂躏下生活，妇女们不得不进入新的生活领域，做起了各种未曾做过的工作，如充当教师、护士、政府职员、间谍和士兵。当她们在生活调整中陷入困境感到绝望时，便要求自己的男人放弃在前线打仗，回家来照顾自己。她们觉得自己也有“需要、利益甚至权利，而不是只有责任和义务”。^①

劳拉·F·爱德华兹在《斯佳丽已不住在这里了》中指出，内战以前种植园女主人的生活中有一个中心矛盾，她们一方面也是奴隶的主人，但同时在男权社会中她们又被放在了从属的地位。战争初期，种植园女主人热情支持脱离联邦行动和南部邦联的战争。在

^① 弗吉尼亚·J·拉亚斯：《评德鲁·吉尔平·福斯特的〈发明之母：美国内战期间蓄奴南部的妇女〉》（Virginia J. Laas, "Review of Drew Gilpin Faust, *Mother of Invention: Women of the Slaveholding South in the American Civil War*"），in *H-CivWar*. H-net Reviews, September, 1997. <http://www.h-net.msu.edu/reviews/showrev.cgi?path=8411877114054>.

她们看来,责任、荣誉和自由是南部社会结构的基石,她们的地位和权利就是建立在这种社会结构之上的。然而,战争不是浪漫之事。战争期间,种植园女主人留在家园管理种植园,但她们却没有管理奴隶和生产活动的的能力。由于缺乏丈夫和监工的那种权威,种植园女主人渐渐地变得害怕与奴隶打交道。对于一些种植园女主人来说,奴隶制已经变成了一种麻烦而非利益。于是她们呼吁免除她们男人的兵役,以便让男主人在家管制奴隶。最后,她们表示愿意接受解放奴隶并将黑人送往殖民地的选择。这表明她们对战争的前景已深感失望。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种植园主妇女选择脱离联邦这条道路来捍卫和保护她们的社会地位,结果这条道路却成了其社会地位的毁灭之路。^①

关于南部脱离联邦,詹姆斯·奥克斯提出:在分离危机开始之际,南部人在分离问题上出现了多方面的分裂,奴隶主保守派对抗奴隶主主流派,上南部对抗下南部,奴隶主对抗非奴隶主。奴隶主集团内部的分裂非常明显,上南部特别是边界州的奴隶主不愿因为林肯当选总统就脱离联邦,他们害怕因为脱离联邦导致他们倾家荡产。然而到了1861年春天,南部持合作主义立场的奴隶主已被明显压倒。^②詹姆斯·麦克弗森认为:下南部白人在脱离联邦决定做出前虽然存在严重分歧,但在本州做出脱离联邦抉择后,合作主义者多数便放弃了异议,站到了支持分离的立场上。在上南部,奴隶

① 德里克·W·弗里斯比:《评劳拉·F·爱德华兹的〈斯佳丽已不在此了:内战时期的南部妇女〉》(Derek W. Fryby: "Review of Laura F. Edwards, *Scarlett Doesn't Live Here Anymore: Southern Women in the Civil War Era*"), in H-South, H-Net Reviews, January, 2001. <http://www.h-net.msu.edu/reviews/showrev.cgi? path = 1552982339859> (Accessed July 6, 2003).

② 奥克斯:《统治的种族》,第236—239页。